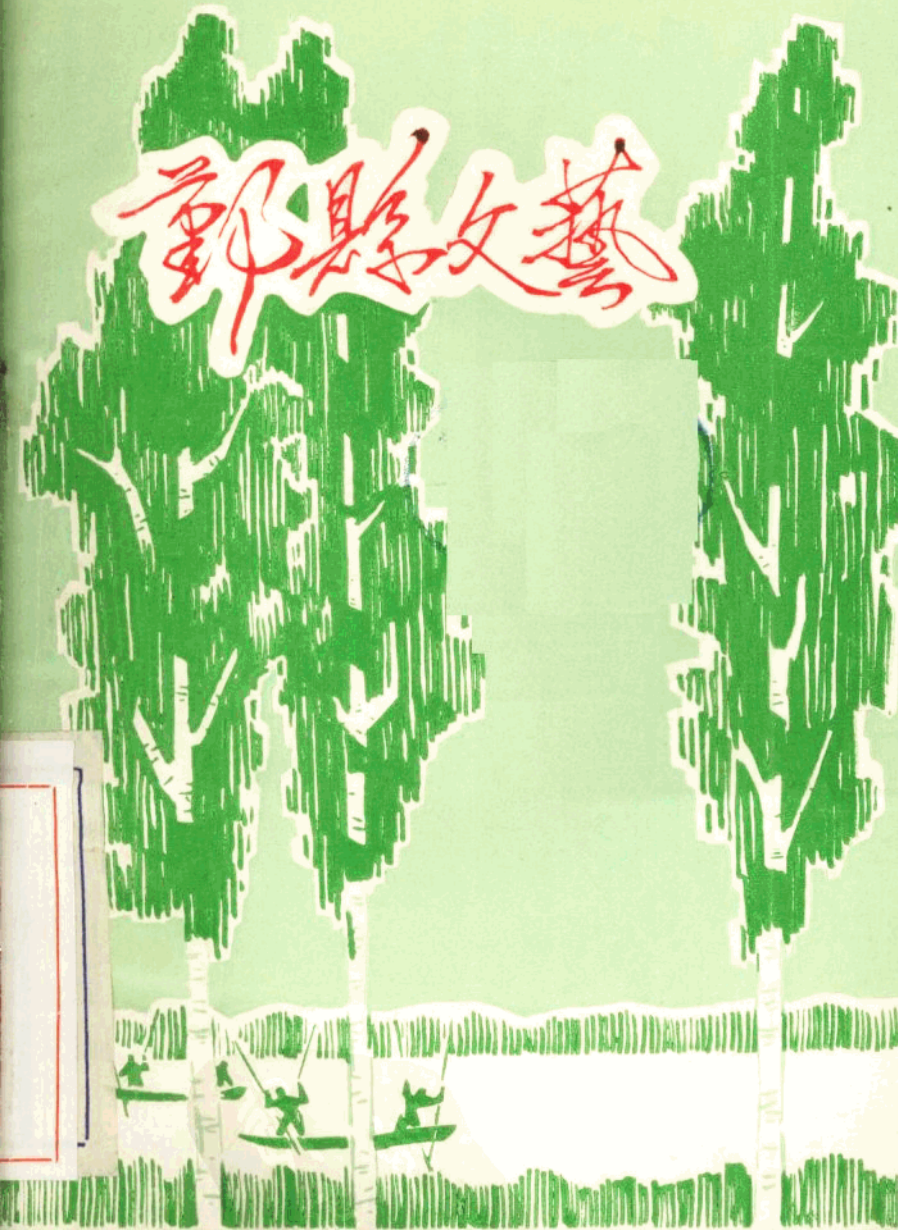


鄧縣文藝





一九八二年 第一期 (总第十期)

小说

- 新上任的一把手.....徐剑飞 (1)
青春交响乐.....刘正标 (17)
应该选谁.....林 洪 (70)

散文

- 流浪淙淙.....李燕津 (38)
杨梅正红.....陈开礼 (42)
家乡短笛 (散文诗).....刘伊懿 (45)

诗

- 占岐, 诗的温床.....卢佳峰 (34)
苦难与希望.....张建红 (35)
人生 (外一首).....崔国成 (37)
老轮机.....王文杰 (65)
花样滑冰.....周长城 (36)
贴“福”字.....吴少华 (64)
七律二首.....少 康 (64)
秋江夜渔.....姚行筠 (66)
桔园笑声.....王季菊 (36)
给盐工的歌.....卢祖贤 (66)
十月茶花比火红.....李平章 (46)

歌

钱湖诗花(八首)

...

李君明、张定华

洪定迪、严志苗、何龙达

唐方伦、许伟杰、薛成国(47)

政策春风绽百花(新民歌十二首)

.....金文煊、俞志浩

钱伯达、吴瑞芳、樊顺芳等(32)

民间文学

人心不足蛇吞相(民间故事)

.....孔松年搜集整理(49)

红袍县官(民间故事)

.....谢均岳搜集整理(53)

“长鼻子”财主(民间故事)

.....钱贤章搜集整理(58)

尾巴的故事(童话).....冯孝良(62)

耐心和尚(笑话).....龚德飞(52)

歌词之页

年糕歌.....陈雪帆(67)

故乡的传说.....傅红平(67)

翠竹与红梅.....张胜利(68)

告诉我的好妈妈.....黄港洲(68)

打稻机把歌唱.....袁吉发(69)

文艺简讯

我县数篇文艺作品在地区获奖.....(73)

我县成立民间文艺研究小组.....(69)

美术摄影

古刹晨雾(摄影).....周震(封二)

应知盘中餐 粒粒皆辛苦(剪纸)

.....叶英伟(封三)

封面设计.....俞东高

新上任的一把手

(小说)

徐剑飞

清泉公社四年内就调换了三任一把手。

眼下，又有一位新书记上任了。他的名字叫郑科明。

公社机关干部对新来一把手特别感兴趣，也难怪，第四任了嘛。有的说，这次县委下了狠心，派了个年富力强的同志来，肯定要露一手啦，更多的人则说，但愿是个好角色，粮食生产上得去，社员收入提得高，落后帽子摘得掉，这是清泉人的福气喽。

“简直是异想天开，谈何容易！”党委付书记顾阿康则不以为然，他今年58

岁，再过两年可以退休，二十年的干部生涯，风云变幻的曲折经历，使他长期以来处于一种紧张的精神状态。原巴望这次县委派个过硬的一把手来，自己在旁做做助手，轻轻松松，然后无牵无挂解甲归田，舒舒服服安度晚年，谁知偏偏来了个嫩竹扁担似的年轻人。想想，如果出了差错，不讲县委失策，不怪新书记无能，总怨自己没尽到老干部的责任。白拿工资白吃饭。唉！

“不，得管住他，时时关照他，千万不能出漏子”。他权衡再三，终于下了决心。

新书记剃了个很短的小平头，这使得公社里干部一觉得活稽可笑，加上他个子短小，眼睛细细的，上身穿了件兰卡其中山装，象个登不得大雅之堂的粗俗之客，人们不禁愕然了：这就是新来的一把手么？领导两万人口的党委书记？

那天恰巧开党员队长会议，动员秋季积肥。

会议开始前，顾阿康要新书记作点准备，会上讲几句，一把手上任嘛，照例如此。

郑科明却摇头拒绝了：“讲什么？一不了解情况，二无计划打算，空口白话举拳拍胸有啥用！算了，别出洋相喽！”

人们的心更冷了：他怕讲话？谁都知道，当干部是靠嘴巴吃饭的，尤其当一把手不善言辞，根本就不能胜任这个职务。拿前几任书记来说吧，哪一个不是新官上任三把火，作过一番激动人心的报告？那慷慨激昂的言词，曾振奋过多少人的心？可眼下这个矮小的年轻人，貌不扬，才也不高，人们眼瞅着新书记在会场不显眼的角落坐下，心里惆怅万分。

会场乱糟糟的，打瞌睡的鼾声冲天，嗑瓜子的噼噼啪啪，扯山海经的嘻嘻哈哈，在郑科明不远的柱子旁，一个三十多岁的削脸庞男子，正有板有眼地哼着《宝玉哭灵》呢，郑科明不由得皱紧了眉头，他抬头瞅瞅台上的顾阿康，不觉得眉心一跳，加快了讲话速度。

顾阿康总算讲完了，脑门冒出了汗珠。

突然，不知谁在台下叫着：“请新书记上台讲几句。”顿时，整个会场闹哄哄的，顾阿康为难了。

出于意外，郑科明爽爽气气走上讲台，一双细眼睛慢

慢地扫视着人群，却没有马上开口，会场寂静了，人们都感到有点不自在。

郑科明嘿嘿一笑，这才说道：“今天是党员队长会议，应到人数四百个，我刚才在下面数了数，实到二百四十个，刚好百分之六十。其中打瞌睡的二十七人，吃瓜子的二十四人，交头接耳讲闲话的三十多人。”说着，他猛地停住了，静静地望着人群。

人们惊呆了，面面相觑。

郑科明脸色严峻：“为啥清泉人心散搞不好？看看咱们自己吧，上梁不正怎能怪下梁歪呢？”

嘴！人们不由得直伸舌头：好厉害！

不知怎的，顾阿康却脸色阴沉，眉头又打起了结。

第二天，郑科明刚迈进办公室门坎，文书捧着一大叠文件要他圈阅，紧接着，工办主任也送来四十个社办企业招工名额来审批。郑科明顺手翻着登记表，发现有十九个党员，便笑笑说：“嗨，党员快占一半啦，力量挺强嘛。”

“哼”！写字台旁一个三十多岁的红脸膛男人发出冷笑，郑科明眨着眼皮看看他。

那人瞥了郑科明一眼，自言自语地，但音量很高：

“党员都往企业钻，剩落些平头百姓老实蛋捏锄头，心冷咧！”说着拿过盖好印的证明，扬长而去。走到门外又回头和郑科明打了个照面。

郑科明不由得往前跟出几步，瞅着他的背影怔住了。不知怎的，脑海却浮现出前任党委书记老曹的一句话：“人心象一盘散沙，群众对党员干部憋着满肚子气。”可不，昨天他一下子收到三封人民来信。郑科明想着，脑子

又掠过昨天会议的情景，他的眉头皱紧了。

一旁的文书撇撇嘴：“落后大队出来的落后社员，有名的半骚鬼。”

“老郑”，顾阿康进来了：“下午是不是开个党委会，明后天叫支部书记来，然后再召集五大系负责人碰个头，好不好？”

郑科明木然地瞅瞅他：“开那么多会作啥？”

顾阿康一笑：“新官上任三把火，给干部们鼓鼓劲嘛。”

郑科明笑了：“盲目地烧，岂不引火烧身了？还是让我先熟悉一下情况吧！”他对团委书记小薛说：“你是本地人，带我去各地转转怎样？”

“好啊！”小薛欣然答道。

顾阿康这几天有点不乐意：“一个新上任的一把手，扔下正事去东跑西颠，象话吗？虽说搞调查研究，也得有个分寸，比如找大队干部凑凑情况，在重点队搜集点材料，不就得了？可他……”顾阿康想起人人向他反映，说新书记专门找那些“落后”的、整天半骚鬼话不休的人聊天，把他们的话当作宝贝。“真没头脑！”顾阿康忿忿想着，决定找个时间好好和他谈谈，谁叫自己是“三代元老”呢。

正在这时，芦村四队的生产队长躺倒了。这事急坏了大队，惊动了公社，干部们骑着自行车风风火火赶到芦村，又一窝蜂似地来到队长家，问其缘故，那人一翻白眼，冲着顾阿康蹦出那么几句：“为啥这次选社办厂没我老婆名单。”顾阿康先是一愣，接着轻轻拍着那人的肩膀，和颜悦色地说：“这次人数少，下次一定安排，我打

保票。”那人不答应，顾阿康抓抓头皮，拿眼瞟瞟郑科明。郑科明象没事似的，一支接一支地抽着烟，默不作声。顾阿康只得开口：“老郑，是不是考虑一下，先让他……”郑科明霍地灭掉刚点上的香烟，走到那队长面前：

“真的不干啦？”“不干了。”“铁了心？！”“废话！”郑科明“哼”了一声：“没你地球照样转！”说着一挥手：“走！”

顾阿康气得脸发紫，挪不动腿，郑科明扶住他的肩，轻声说：“光是哄、劝、迁就能解决问题吗？这种人私利熏心，就是暂时扶起来，也很快会塌下来的。”

顾阿康喘着粗气：“这个道理我懂，可没人当队长是关键，你能解决？”

郑科明咬着嘴唇：“死了杀猪徒，不会吃带毛猪的。另选一个！”

选举碰了壁，当选者就是那个在办公室发牢骚的红脸膛，他的理由很简单：“人家不肯当，我骨头介贱？”末了，又加上一句：“我又不是党员，凭啥叫我当？”把人闹了个倒憋气。

顾阿康“咳”地一声，瞪了郑科明一眼，忿忿离开了会场。

郑科明右手大拇指的关节捏得啪啪响。蓦地，他双唇一碰：“谁是党员？”

没人回答，红脸膛冷笑着。

郑科明盯着他：“有意见就提，冷言冷语算个啥？”

有人叹着气：“党员都进厂啦，剩下小阿四刚从部队回来，听说也安排了。”

郑科明想了想：“他过去当过什么没有？”

“当过稻桶组长，还是先进呢。”

红脸膛却在一旁吹冷风：“有啥用？现在不是过去，那一套不行喽，谁愿意放着‘社办’不进来捏锄杆，除非……”

郑科明打断他，字字顿顿：“话不要说绝了。”

小阿四家坐满了人，多数穿着军装，也有几个上了年纪的老者，人们正兴致盎然地扯着山海经，猛然见社队干部光临，都有点意外，小阿四更是手忙脚乱，应接不暇。

郑科明一眼盯住小阿四，只见他长得魁梧结实，方方正正的脸庞透着憨厚和诚实，头发也和自己一样，剃了个小平头。再瞅瞅他那些战友，个个正正气气，没有一点油腔滑调或世俗的味道。郑科明感到一阵轻松。

小薛捅了他一下，往右首的卧室瞅瞅嘴，郑科明顺着他的目光往里瞧，只见墙上挂着一排彩色奖状，贴得整整齐齐。他忙走进去，嘿，差不多每年都有一张：大队的有被评为“先进生产者”、“好民兵”，“优秀团员”，部队的有“学雷锋积极分子”、“爱民模范”以及各种军事考核优胜。最引人注目的，是那张自卫反击战三等功的大奖状，他看着看着，不由得绽开了笑容。

小薛悄声说：“现在青年人都不喜欢挂这个，他倒……”

郑科明点点头：“这说明他看重自己的荣誉。”说着，他走到外面，又盯住小阿四，从头瞧到脚，从左看到右，把小阿四瞅得满脸不自在，脸庞渐渐发红，那些亲戚朋友也都大眼瞪小眼的暗暗猜测。

郑科明却慢慢踱到窗口眺望着，谁也看不清他的脸庞。过了一会，他旋转身，用一种异样的目光重新打量着

小阿四，突然说：“叫你去当生产队长，怎么样？”

啊？！人们大吃一惊，小阿四更是目瞪口呆。

郑科明的细眼睛射出两道灼人的光彩：“年轻人，怕啦？”

小阿四不作声。

小薛急坏了：“哎哟，突然提出来，叫人家咋接受得了？”他对郑科明悄声说：“考虑一下吧？”

郑科明一拍脑袋：“对，给你十分钟时间考虑，我们在门外等着。不过，话得说回来，不干也得干，要干！难道党旗下举过拳宣过誓，是搞搞形式做做样子？”

小薛笑笑说：“你太性急了。”

郑科明挺神秘地一笑：“他和前两个不同，用不着劝上轿似地哄着。不信？你瞧。”

屋内，小阿四急得搓手跺脚，拿不定注意，那些亲戚朋友也个个皱眉叹气，想不出办法。有人忿忿道：“党员多得很，为啥偏叫你当？干脆回绝他，能把你吃了？”马上就有人反对：“这不好，公社书记亲自上门，是看得起你，试试看也可以。”几个老者则劝道：“和领导撑对风船总不好，再讲当队长又不是落地狱，阿四聪明能干，当得好脸上也有光。”一席话说得小阿四母子心动了，但又担心阿四的对象梅芬和她的父亲不同意，一时又踌躇起来。

小薛正探头探脑朝里望，听到这话，便一步跨进屋内，冲着小阿四叫道：“这个不难，我们做工作。”他插了小阿四一拳：“我现在就去怎么样？省得你晚上睡不着觉。”

小阿四不好意思地笑了，人们也笑着说：“好啦，既

然领导那么有心，阿四你不当也讲不过去呀。”

“就是嘛”。郑科明笑嘻嘻地拍着小阿四的肩：“好好干！”

小阿四不进社办企业当队长，芦村四队每亩积足了土肥一百担，这两个惊人的消息很快震动了全公社，人们赞叹小阿四的同时，不禁又细细端详起新书记来：“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想不到这个矮小哥，肚肠多，倒挺有办法呢。”也有人以为不然，芦村四队的红脸膛当着小阿四的面大声嚷嚷：“一个小阿四能说明啥？多数生产队照样没人当队长，他郑科明要是能解决这个根本问题，我就服咧！”

可不，红脸膛的话应验了，最头疼辣手的生产队班子大动荡这一天来到了。

说来也稀奇，近几年，清泉出现了一种很流行的时髦病：生产队长没人当。秋后，晚稻一进仓，队长们便不约而同地躺倒了，起码有百分之八十。说起来个个有原“没能力呀。”“身体不好啦！”“受不了窝囊气啊！”有的明明干得挺好，也要推三阻四的，于是便来了个大动荡，闹得天翻地复，这倒罢了，新选上的，也不乐意愉快地接受。没办法，公社驻队干部、大队干部，大大小小的官儿们便都倾巢而出，登门拜访，好话讲光，面情买光，答应试一试，就算上上大吉了。至于吃闭门羹，上丈姆娘家避风头的也有，无奈，再重新选过。如此反反复复，直搞得社队两级干部头昏脑胀，精疲力尽，而且往往出力不讨好，比如芦村四队的前任队长，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走马上阵的。

今年似乎闹得更凶，全社六十个生产队，一排溜的躺倒

五十三个。驻队干部们沉不住气了，一趟又一趟跑公社奔大队，到处是一片告急声：“又躺倒了！”“又是两个！”“咳，谁都不愿当！”

关键时刻要看领导喽！人们紧紧盯住郑科明和顾阿康：“怎么办？”

郑科明跑东奔西，两脚不停，眼眶布满红丝。

顾阿康却憋着一肚子气，自从那天从芦村回来，他的眉头一直没有舒展过，垂着脑袋虎着眼，瘦瘦的长脸拉得更长，公社机关的青年干部们，都悄悄指点他，又躲着他，谁都知道他的脾气：喜怒于形，惹得不好，劈头一阵雷雨。

郑科明几次想和顾交交心，可一见他那冷冰冰的面孔，到嘴的话又缩了回去。而且，他觉得自己并没有错，倒是小薛谨重地提醒过他：“你对顾书记要多尊重，你的新花样，顾书记是不会赞同的。”

“是吗？”郑科明这样问道，可又忙得团团转，便也搁开了。

不出小薛所料，一、二把手确实不够协调，两人的隔阂似乎越来越深了。

那天，党委会研究措施解决生产队班子问题，顾阿康开门放了头一炮：“光是大道理解决不了问题的，现在是八十年代，要适应经济规律的发展，否则肯定要摔跟斗的。”

人们点着头：“是啊，反正社队工业兴旺，公社有的是钱，用在正事上不冤枉，生产队长稳定了，什么事都好办。”

顾阿康不动声色地听着人们的议论，瘦瘦的长脸露出

难得的笑容，他瞥了郑科明一眼，发觉他正凝神细想，便提高了嗓门，接下去说：“我认为，应该给生产队长一点实惠。去年给每个队长补贴50元，今年可以增加一点，七十元八十元，一百元也可以。工人有奖金，我们也来点责任补贴嘛。还有，社办企业一定要优先安排队长家属进厂，不能模棱两可，否则……”说到这里，他停住了，目光从郑科明脸上掠过：“老郑，怎么样？”将了郑科明一军。

郑科明扬了扬头，思索了一下，说：“去年发了五十元，前年三十元，大前年听说只有廿元。补贴年年增，队长却一年比一年躺倒的多，难道仅仅是经济问题吗？”

人们咯蹬一怔。

郑科明顿了顿，说：“就说安排家属进社办厂吧，光去年就有十多个，躺倒的却有百分之九十，那些家属怎么办？赶回家去？这样一年挨一年，年年走马灯，社队工业糟糕了，恐怕老周就有意见，对不对？”

一旁的工办主任点点头。郑科明又说下去：“反过来讲，就算上述这两个问题解决了，那质量如何？，为了钱为了安排家属而当队长，好比做买卖等价交换，能尽心搞生产？大家想想，为啥秋季积肥动不起来，关键不也是队长么？”

提起秋季积肥，人们震动了。动员会、现场会接连开了四五次，干部费尽脑汁，甩散了头发，收获不大。倒是历年来被人们称“烂得透底”的芦村四队打了个漂亮仗。

郑科明讲得激动起来：“我建议，凡生产队长躺倒的队，一律由党员当队长，社队企业的党员要服从农业第一线的需要！”

人们愕然了，相互交换着惊异的眼神。

顾阿康的脸色由红转青，由青转白，神情也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先是不满，继而恼怒，最后则是忿忿然的，“啪”地一声，手中那支缠着胶布的塑料圆珠笔被折断了。紧接着，又是“砰”地一声，茶杯重重碰在桌子上：“我不同意！”

郑科明猛然打住话头。

顾阿康喘着粗气：“我的话你从来不听，我的办法你全盘否定，我是个没用的废物。”说到这里，他稍稍缓口气：“好吧，这些我不计较，但我问你，要是党员也不肯当呢？”

郑科明开头对顾阿康的拍桌训斥大为反感，也想迎头回击几句，但当他看到老顾头上斑斑白发时，心又软了，这些天他也够操心的喽，眼窝凹进去了，嗓子哑得厉害，大前天摸黑从河坪回来，跌了一跤起不来，亏得过路人扶了一把。“他也想把清泉搞好啊。”郑科明想着，气消了，笑笑回答：“不在关键时刻发挥作用，算啥共产党员？不肯当就给点压力，老是迁就软弱能行么？”

顾阿康勃然变色：“这是蛮干！蛮干，年轻人，懂吗？！要碰得头破血流的！”

郑科明也来了火，大声叫着：“你去听听群众的呼声吧，清泉人心散难搞，原因在哪？”他说罢，刷地拉开文件夹，飞快地拿出厚厚一叠信，往顾阿康面前一放：“我来清泉两个多月收到二十多封人民来信，其中十三封是反映党员不愿务农，不肯当队长的问题。党员不挑重担，叫群众咋振作起精神？”

小薛一旁接着说：“群众对党员‘跳出农门万丈

高’，搞特殊化进工厂确实有很大意见，再这样下去，的确是个大问题。”

“这倒是真的。”妇女主任点头赞同，人们也微微颌首。

顾阿康推开那叠信，不看。

郑科明看了他一眼，脸色严峻：“同志们如果没有不同意见，就这样定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党委的腰板一定要硬。”

“简直是胡闹！”顾阿康一咬牙，忿忿走了。

党委决定用办党训班的形式来解决党员当队长的问题。

小薛忙把各大队躺倒的生产队长人数印成表格，郑科明仔细翻阅了各社办厂的党员档案，并向工办主任详细询问了几个平时表现比较差的党员的情况。

党训班年年搞，翻来复去老一套，一学党章，二谈体会，三表决心，十天一星期，不接触实际，汗没出一身，肉没掉半斤，党员们谁也没当一回事，见面时彼此嘻嘻哈哈打闹着。尤其是机床厂那个吴光，缠住搞后勤的小薛多发给他几包香烟，一会又悄悄打听放几场电影。

几个心眼活络的人仔细观察，发现这次党训班有点不寻常：一、公社机关的阵容十分整齐，除了副书记顾阿康请了病假，据说他已打了报告，快要退休了，留下妇女主任主持日常工作外，其余都来了，个个严肃认真；二、注意事项的头一条就是，没有特殊情况不准请假，提前回去要经过党委书记批准。光这两条，使人感到紧张了。

果然不寻常。照例头天动员报告，郑科明一走上讲台，党员们便不约而同地掏出日记本、钢笔，作出一付洗耳

恭听的样子，几百双眼睛盯着他，郑科明微微一笑：“我来念个数字。”

党员们相视着，感到惊异。

郑科明收敛了笑容：“全社六十个生产队，党员当队长的只有十个，占百分之七十还不到；而在社办企业和其它后勤部份的党员，却有二百四十名，占党员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七还多。”

会场静得出奇。

“眼下，全社有百分之九十生产队烂着摊子停着产，生产第一线没人抓，大家说说怎么办？”说到这里，他的话锋一转，语调变得深沉：“为啥这些年清泉上不去？根子在哪？还不是在我们身上么？”

三个大问号，党员们头低下去了。

郑科明急速地扫视人群一眼，话语铿锵：“党委决定：凡生产队班子瘫痪的队，一律由党员去当队长，包括企业人员在内。现在，各大队回去讨论，选拔出能够信任的同志，然后再交给群众讨论决定。”

象发了一颗重型炸弹，会场乱了起来。郑科明和党委同志交换了眼色，宣布讨论三天，并在第四天下午，请芦村四队队长小阿四谈了体会。郑科明东转西听，十多个组跑遍了，发现大多数党员思想有新的认识，感到一阵欣慰。

小薛时时关注着这次党训班的成败。这天，他匆匆跑来，对郑科明说：“机床厂的吴光等人，要来和你辩论呢。”

郑科明停住脚步：“就是有名的‘坏吃芋艿头’？”

“对，你认得”？

“没碰过面，但已闻大名。”郑科明不由得想起有人在议论：“别人好办，芋艿头就难制服。”难道他真的要跳？这个“坏吃芋艿头”到底怎样坏吃？我倒要吃吃看。

远处，吴光在一群人的簇拥下走来了。郑科明一皱眉，对小薛说：“索性集中，叫他们都到会议室，我去打个电话。”

他来到会议室时，里面已济济一堂，坐满了人，一见他进来，嘈杂的人群顿时寂静下来。他往讲台一站，满面笑容。这时，那个吴光跳出来了，郑科明一看，好面熟，脑海立时映出刚到清泉时参加党员队长会议的情景，正是那个唱《宝玉哭灵》的削脸庞。

吴光冲着他，“队长我们干不了。”

“为啥？”

“没水平。”

“实践中锻炼嘛。”

“身体也不好。”

“哦，啥病？”郑科明亲切地走到他的面前：“明天我陪你到县医院看看好了。”

吴光刷地脸红了，叫道：“凭啥非叫我们下去当队长？这是中央那一号文件规定的？”

郑科明大笑：“凭啥？凭党章！问你自己吧，为啥要入党？目的是什么？”

吴光脸上的肌肉跳动着，突然，他问：“要是我一定不肯当呢？”

郑科明笑着：“说服你三天三夜，非叫你当不可。”

嗨！吴光倒吸着冷气。